

第一章出身黑彝土司家庭毕业于云南讲武堂 参加讨袁护国运动投奔云南将军唐继尧

云南昭通，古代为乌爨，是彝族民族聚居地。龙云出生于此地黑彝土司家庭，父亲早亡，年青时尚武从戎，进云南讲武学堂，后被人推荐到唐继尧帐下听命。

云南虽为我国边疆省份，但民国以后，却一直有其政治、军事的特殊地位。1915年12月，袁世凯称帝，云南率先起义进行护国讨袁。

唐继尧1914年继蔡锷当了云南都督。龙云投奔唐继尧后，起先不为唐所重视，后渐得信任，做到“滇飞军”（唐的警卫队）大队长。1962年，龙云曾撰文回忆当年护国之役中的唐继尧将军。

一 龙 云 的 家 世

刘宗岳说：

1884年阴历十月初十日，龙云生于云南昭通、永善之间山区少数民族——彝族——的一个地主家庭里。在清朝末年，这个地区的彝族有三种不可逾越的阶级界限，第一种是土司，第二种是黑彝，第三种是白彝。土司是接受封建朝廷颁给官职印信的统

治阶级，黑彝是占有土地、奴隶和武器的奴隶主阶级，白彝则是供使唤、做马牛、受压迫的奴隶和农奴阶级了。龙云的家庭属于第二种。这三种阶级之间，戒律繁琐，壁垒森严，不但不能通婚，甚至不能一块吃饭、互相谈话，不能平起平坐，土司坐高凳，黑彝最多在门口坐个矮凳，白彝则只准站在门外回话了。

当时金沙江北岸这个区域；包括巴布梁山的黑彝有三家大族：一、者家，二、嘿家，三、纳吉家。龙云就是纳吉家。龙云的祖父叫纳吉迪府，父亲叫纳吉瓦梯，两个叔叔：一个叫纳吉各各，一个叫纳吉瓦使。龙云是纳吉瓦梯的第四个儿子，幼时名纳老四，曾拜四川人外号“马汤圆”的马德胜为师，学武术，打拳摔跤，颇有两手。在者家、嘿家、纳吉家三家黑彝大族之间，互相通婚。其通婚方式，不是凭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而是以抢婚为光荣。因此，勇敢尚武便成了黑彝的风尚。

这几家黑彝，既然互相通婚，说起来是亲戚关系，但由于某些利害关系和阶级内部矛盾，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，称为“打冤家。”打起来的时候，大杀大砍，拼个你死我活，双方结成子孙之仇。龙云在带领家兵家将和嘿家“打冤家”当中，曾以英勇著称，挽回了纳吉家自从他祖父纳吉迪府死后，经常受嘿家欺侮的颓势。但在 1912 年和嘿家的一次“打冤家”中，龙云吃了一个大败仗，被打死和落水而死的有 30 多人。受了这次打击，龙云决心出门去闯一闯。约了他的亲戚比他长三岁的邹若衡（原名邹世炯），带了他十六岁的表弟卢汉（原名卢邦汉，是吉迪家卢元达的儿子，卢汉的祖父是个捐班游击，一般称为卢大人），三个人拼凑了几十两银子，跑到永善县城，投在一个姓魏的“统领”名下。后来裹胁了 100 多人，几十条枪，穿着对襟短褂，自称“同志会”。逃到四川宜宾。适值辛亥革命后滇军人川，这 100 多人投靠了滇军谢汝翼的辎重营长徐采臣部下，随军回滇，谢汝翼

给了龙云一个上尉候差的名义，卢汉、邹若衡也都给了中尉候差的名义，并把龙云、卢汉送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。据说龙、卢两人考试以后，看榜不敢从头看到尾，而是从尾到头，说明当时的龙云体格不错，文化较差，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

龙云在讲武堂为第四期，学骑兵科。1914年毕业后，被分发到昭通独立营担任中尉排长。没有几个月，云南都督唐继尧听说龙云拳术很好，就发电报给昭通独立营长刘发良调龙云回昆明担任侍从，可是唐初见龙，感觉很失望，曾对邹若衡说：“龙云言不压众，貌不惊人，在我身边不大合适！”邹若衡虽然竭力代龙吹嘘说：“都督不可以貌取人，龙云胆识胜学生（邹若衡自称）十倍，别人认为陡壁悬崖，龙云看做阳关大道。”但唐继尧仍然不甚重视，只委为一名中尉副官，交副官长马为麟手下听用。后来龙云对作者讲起这段经过时说：“要不是马子祚、马为麟再三挽留，对我优礼，我当时真在不住，不想干唐公的那个中尉副官了。”

这个中尉副官毕竟逐渐博得了唐继尧的信任，几年之间，便爬到“饮飞军”大队长。随着唐继尧的骄奢淫佚，腐化堕落，云南军阀内部发生了唐、顾（顾品珍）之争，唐继尧出走香港，龙云的部队到了广西。据龙云说：“我在柳州任警备司令时，弹药不多，粮饷缺乏，正在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忽然有这样一次奇遇：警备司令部驻扎在柳州的一家公馆里，那天多数官兵都放假出去了，两个马夫在院子里刷洗马匹，我没有事，蹲在旁边看他们洗马，忽然看到有一匹马老是用蹄踢土，踢来踢去，露出一块石板来，我叫随行找来几把锄头，挖掉盖在石板上的土，看见是块相当大的方正石块，好像是盖着甚么东西似的。我叫警卫把大门关起，和几个人一道用力撬开了那块大石板，发现下面是个很大的瓮，里面装满了——一封一封的毫洋，盘出来清点一下大数，足足有25万元。这样大的一笔现洋，行军当中人挑马驮很不保险。因

此我想了一个主意，把它分散交给全体官兵，每人保管 200 元，同时每人奖给五两大烟。这笔款项，就这样顺利地带回了云南。”在重庆对作者讲完这段往事以后，龙云如他经常论判事物时一样，加上一句唯心主义的论断说：“很多事情都是天意呀！”

龙云从广西拥护着唐继尧打回云南来，重上五华山，是他平生引为得意杰作之一。在唐继尧复辟后，龙云升任了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。借着胡若愚的发难，取代了唐继尧“云南王”的宝坐，从 1928 年到 1945 年，当了 18 年云南省政府的主席。

二“饮飞军”大队长回忆唐继尧

1961 年 3 月 17 日，龙云撰文《云南护国起义简述》回忆了护国讨袁运动中的云南将军唐继尧。

龙云说：

袁世凯有了称帝的动机以后，他就处心积虑地从各方面加以布置，把全国地方的行政组织和人选都大予变更。在成立筹安会以前，首先废督军制改为将军制，废省长改称巡按使，以实行军民分治的办法，削弱地方力量。特别是对于南方及遥远的西南各省，更是安置了他的心腹，如以陈宦督川，监视滇、川、黔三省；以汤芗铭督湘，监视两湖；以龙济光督粤，监视两广。其他如江西的李纯和安徽的倪嗣冲，都是袁的心腹。这就是袁世凯对南方布置的大概情况。

当时云南将军是唐继尧，巡按使是任可澄。至于蔡锷，同云南地方和唐继尧本人都是有历史关系的。

蔡锷在广西办讲武学堂，辛亥革命前李经羲督滇时，他请李把他调到云南来，到后不久，就充任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。武昌

起义后云南酝酿反正时，日本士官毕业生如唐继尧、李根源、李鸿祥、谢汝翼、顾品珍等，多系带兵的或办讲武堂的。李根源是讲武堂的督办，对讲武堂的学生有一定影响，因此该校革命热情很高。大家曾多次举行秘密会议，定期起义。蔡锷以当时清廷高级军官的地位，参与反正的密谋，因此大家对他的印象很好，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将领，由此，蔡同云南将领往来甚为密切，关系也就深厚了。

云南反正的消息泄露后，李经羲将七十三标第三营的管带李鸿祥传唤到总督衙门，立刻扣押。蔡锷谒见李督，负责担保说：“李鸿祥不会有二心的，我愿担保。”保释后，李鸿祥仍复原职。但是，滇督仍不放心，勒令第三营将全营的枪枝机柄卸下呈缴，该营也曾遵命将机柄卸下装箱，因时间太晚尚未送去。当晚，该营的全体官兵十分激动，干部中如黄子和等趁机从中鼓动，就于当晚（辛亥年9月9日）在北校场营盘，发动起义。首先进攻标本部，标统丁锦逃逸，即将标本部放火烧掉，其他各标闻讯先后响应，然后分路进攻省城，占领了省会各司道衙门。云南总督李经羲逃入法国领事馆，各司道官员有被杀的和负伤的，藩司世增被杀，靳云鹏和曲同丰逃走，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负伤自杀，翌日宣告起义成功。

起义成功后，与会诸人聚会处理善后，并要成立政府，共同推选都督。会上，关于都督人选意见颇多分歧，想当都督的人也不少，论资历大家差不多。当时，唐继尧站起来说：“蔡松坡先生是老前辈，又是以协统的地位参加革命的，他应该是适合担任都督的人选。我推举蔡公，如果蔡老前辈坚持不干的话……”，唐拍拍胸膛说，“那么我要干”。唐说了这番话以后，大家都一致赞成推蔡锷为云南都督，蔡也就接受了。

云南都督府成立以后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编组军队。那时

贵州省反正没有成功，四川在铁路风潮以后，赵尔丰仍旧督川，川黔两省都处在混乱的局面之下。云南就决定出兵援川、援黔，任命李鸿祥为第一梯团长，谢汝翼为第二梯团长，率兵援川；唐继尧为第三梯团长，率兵援黔。

谢、李入川后不久，成都一带革命党人尹昌衡军起义，川督赵尔丰被杀，尹昌衡当了督军，四川宣告革命成功。谢、李自无前进的必要，遂奉命返滇。入黔的唐继尧一路，因为原先贵阳为哥老会所盘踞把持，唐部到达后，即将之驱逐溃散，贵州的士绅对唐十分感激，黔省革命成功后，就拥护唐继尧为贵州都督。

那时，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是熊希龄。熊是湖南人，向与蔡锷交厚。蔡曾秘函致熊，希望离滇到北京供职，想担任陆军部长职位，信里问熊是否可以办到。熊复信说：“谋陆军部长颇有可能，但你离滇后，滇政交予何人主持？”蔡复信说：“云南都督以调黔督唐继尧最为适宜，贵州都督最好以该省刘显世任之”。熊希龄认为很对，报告了袁世凯，袁也同意，就根据熊的报告发表了两省的都督人选。

唐能够回云南任督军，原是他的愿望，所以唐对蔡的推荐斡旋，表示十分感激，两人的关系自此更加密切了。

蔡离滇北上，到了越南的河内，接到熊希龄的电报说：“陆军部职已办不到，但你来京当有重要职务。”蔡到京后，等候数月，始发表了一个经界局督办（是新成立的办地政的机构），蔡遵命筹组，照常办公，但颇不得志，心中悒悒不乐，敷衍应酬而已。筹安会酝酿中，蔡在京中，行动每被密探跟踪，蔡更不自安，不久即潜赴天津日租界，乘船赴日本。

蔡锷由云南到北京后，和唐继尧常有联系，故唐对袁世凯酝酿帝制事早有所闻。及蔡离京赴日，唐知袁的帝制不久就要实现，经派人到京密探回报称：筹安会已成立，唐即暗中布署，召

集了军事秘密会议，参加者多系在滇的军政上层人员，也是昔日同盟会员，军中如邓泰中、杨蔡等人，都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，又是在职团长，在军队中的活动很有影响。与此同时，唐继尧又一面暗中和贵州的刘显世联系，一面电邀李烈钧、程潜、陈强、熊克武、但懋辛、方声涛、戴戡、王伯群等人来滇共商大计。到1915年，筹安会的一切活动，更加暴露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。唐继尧又派出其弟唐继虞和李宗黄到上海一带探听各方面的消息，联络反袁同志，并电李烈钧邀请在日本的蔡锷来滇，共商国是。李烈钧复电说：“要你本人直接打电话给他，表示你的诚意，他才肯来。”唐就照办了。

1915年冬月，李烈钧、程潜、方声涛、戴戡、熊克武、王伯群等都先后来滇，那时蔡锷也到了香港，乃又与刘显世联系反对袁世凯帝制问题，刘既不表示赞成，也不表示反对，只表示决不向袁告密；但他所属的部将，以王文华为首，力主和云南一致行动，曾派警察厅长李雁宾为代表，来云南商洽一切，并要求云南补充军实。后来云南通电讨袁，刘也就首先响应，与云南采取了一致行动。

正在云南酝酿反对帝制之际，袁世凯派私人特使何佩文、唐宝潮二人来滇，窥伺云南的动态，并对唐继尧游说。何佩文曾对唐说：“如果袁氏称帝成功，许封给龙济光和你王位，龙已表示接受，你的意见如何？”唐答道：“这事体重大，我还要考虑。”一面对何、唐二人优礼招待，一面派警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，直到云南宣布讨袁的时候，才将何、唐二人驱逐出境。

在未通电讨袁以前，唐就先期派了一部分军队出发昭通，借剿匪为名，向川边移动。熊克武、但懋辛两人就同邓泰中支队出发，后来奉唐委为四川招讨军总、副司令，协同滇军作战

袁世凯已经知道唐继尧邀约了蔡锷、李烈钧等人到滇，也知

道云南情况不稳，乃于 1915 年 12 月 18 日由统率办事处电唐继尧说：“据探报：有乱党要入滇，煽乱情形颇显等语，唐将军公忠体国，智勇兼优，必可镇懾消灭。倘有乱党赴滇，或猝生扰乱，准唐继尧以全权便宜处置，无论何人，但有谋乱行为，立置于法，事后报明，勿庸先行请示。”次日又接到一电话：“蔡锷、戴戡偕同乱党入滇谋乱，应请严密查防。”同时密电给云南蒙自道尹周沆说：“若蔡锷入滇，即逮捕就地格杀。”袁又密令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，接替唐的将军职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接替任可澄巡按使职。当时第一师的参谋长路孝忱，是袁派的人，对云南军队向取监视的态度，袁给这两个师长的密令，就是他转交的。第二师长刘祖武接到密令后，连夜呈给唐看，第一师长张子贞就有接受的意思，对电报是密而不宣。因此，唐继尧即刻对第一师加以改组，编为梯团和支队，直属将军指挥，把张子贞摆在旁边，也没有揭破他接受伪命的内幕。

此时，蔡在香港富滇银行取了旅费，来电说明他来滇日期，途经越南入境。唐即派其弟唐继虞率兵一营到河口，候蔡来时，保护到昆明。蔡入滇后，夜宿阿迷州（开远县），周沆率路警 200 余人追袭而来，因为唐继虞兵多势众，他不敢妄动，遂转过来说：“我们是来欢迎蔡先生的。”

蔡到昆明后，当夜唐就召集先后来滇诸同志举行秘密会议，决定起义讨袁。于 12 月 22 日开会决定：先以唐、任以二人名义电袁世凯劝告取消帝制，杀杨度等 13 人，以谢天下，限 24 小时答复，否则即以武力解决。

电文如下：

“北京大总统钧鉴：华密。自国体问题发生，群情惶骇，重以列强干涉，民气益复骚然。金谓：谁实召戎，致此奇

辱，外侮之袭，实责有所归！乃闻顷犹筹备大典，日不暇给。内拂輿情，外贻口实，祸机所蕴，良可寒心。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，皆言恪遵约法，拥护共和。皇天后土，实闻斯言；亿兆铭心，万邦倾耳。记曰：‘与国人交止于信’。又曰：‘民无信不立’。食言背誓，何以御民？纲纪不张，本实先拨，以此图治，非所敢闻。计自停止国会，改建约法以来，大权集于一人，凡百设施，无不如意，以改良政治，巩固国基，草偃风从，何惧不给，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，以图变更国体？比者代表议决，吏民劝进，拥戴之诚虽如一致，然利诱威迫，非出本心，作伪心劳，昭然共见。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，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，实发自京师，其首祸之人，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。盖杨度等之筹安会煽动于前，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后。大总统知而不罪，民惑实滋。查三年 11 月 20 四日申令有云：‘民主共和，载在约法，邪说惑众，厥有常刑。嗣后如有造作谰言，紊乱国宪，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’等语。杨度等之公然集会，朱启铃等之秘密电商，皆为内乱重要罪犯，证据凿然。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，立将杨度、孙毓筠、严复、刘师培、李燮和、胡瑛、段芝贵，朱启铃、周自齐、梁士诒、张镇芳、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，以谢天下，涣发明誓，拥护共和。则大总统守法之诚，庶可为中外所信，而民怨可稍塞，国本可稍定。继尧等夙承爱待，添列司存，既怀同舟共济之诚，复念爱人以德之义，用敢披沥肝胆，敬效忠告。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，转危为安，民国前途，实为幸甚。再者，此间军民痛愤久积，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，万难镇劝。以上所请，乞于 24 日上午 10 点钟以前赐答。临电涕泣，不知所云，谨率三军，翘企待命。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

务唐继尧、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。漾（23日）印。

电去后，限期满了没有答复，于是开会商讨讨袁军务。唐提出愿率部出征，请蔡在滇主持一切。蔡当时表示：“起义要有本钱，就是说要有军队、器械，要有钱，尤其重要的要有人民，才能够成大功。这些本钱都是云南人民的。我是你电召来的人，只身到滇，相信你讨袁的态度坚决，我才来的，滇政非你不可，仍应由你主持。”当时决定：取消将军和巡按使名义，推唐继尧任督军，任可澄任参议。组织护国军，任命蔡锷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，率兵出川；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，率兵出粤；唐继尧自兼第三军总司令，坐镇后方，统筹一切。戴戡为第一军右翼总司令，率领王文华等部出川。会上讨论讨袁的檄文，戴戡拿出一篇梁启超拟的稿子，在会上传观，蔡对此稿未表示意见，唐说：“要重新研究”。任说：“要加修改”。戴戡不同意，认为“梁任公的文章不能修改。”最后唐说：“梁的稿子既不能修改，我们请任（可澄）兄和李厚安先生（名坤、昆明名翰林，有才子之名）另拟吧。”后来，经过任、李二人重拟后，大家都一致同意，遂于12月27日发出檄文，宣布独立讨袁。文曰：

呜呼！天祸中国，实生妖孽。袁氏以子孙帝王之私，致亿兆生灵之祸，怙终不返，愎谏无亲。既自绝于国民，义不同其履戴，敢声其罪，与众讨之：袁氏昔在清廷久窃权位，不学无术，跋扈飞扬，凶德现已彰闻，朝（野）为之侧目，迨民军首义之日及清廷逊位之时，袁氏两端首鼠，百计媚狐，以孤儿寡妇为大可欺，以天灾人言为不足畏。迹其侮弄神器，睥睨君亲，固已路人知司马昭之心，识者有沐猴之叹。惟时我邦人诸友，念风雨之飘摇，惧民生之涂炭，永怀

国难，力奠邦基。故赣宁之役无功，而皖粤之师亦挫。乃袁氏恃其武力，遽即骄盈，蹂躏人权，弁髦法令，国会加以解散，自治横被摧残，异已削迹于国中，大权独操于一手。彼固曰是可以有为矣，卒之无补时艰，不保中立，济南自拓夫战城，辽东复展其租期。甚至俯首为城下之盟，被发有陆沉之痛。呜呼！我国民之忍辱含垢为已甚矣，袁氏之力图瀚雪，以求报称，宜何如者？何图异想忽开，野心愈肆，元首谋逆，帝制自为。筹安会发生于前，请愿团继起于后，等袁章之金匱，假疆华之赤符。对国内人民，则谓外议之一致；于外交方面，复假民意以相欺。自奋独失之私，欲掩天下之目。呜呼！永除专制，夫已氏之口血未干，难拂民心；清帝诏书具在，无信不立。宁得谓人。食言而肥，何以为国？其谁知彼充耳不闻。因之外侮自召，警告频来，干涉之形既成，保护之局将定。此时杨再思一日天子；宁复有人间羞恶之心？他日石敬瑭半壁河山，更安有吾民视息之所？兴言及此，哀痛何云！夫总统一国之元首，中外所具瞻也。今袁氏躬为叛逆，自失元首之资格，斯其丑行凉德，固有无能为讳者。更举其略，以告国人；南北和议初成，党人欢迎南下，袁氏欲留无辞，乃煽动兵变以为口实，京津一带惨付劫烧，张家口兵变，首乱不过数人，而全军咸遭坑杀。逞一己之淫威，轻万众之生命，是为不仁。黎副总统一代元勋，功在民国；段陆军总长，当世人杰，志尤忠纯，皆袁氏股肱心膂也，徒以反对帝制之故，积被猜疑，瀛台等羑里之囚，西山有云梦之辱，近传噩耗，未卜存亡。叹乌啄之凶残，悲鸟弓之俱尽，是谓不义。梁士诒、段芝贵、张镇芳、袁乃宽、杨度、胡瑛、顾肇基，皆市井小人，顽钝无耻。袁氏利其奔走，任以鹰犬之材，梁等遂窃威权，肆其狼狈之技，群邪并

进，一指当前，望 夷之祸匪遥，轮台之悔何及，是谓不智。当和议初起，袁氏握清廷全权，每语人曰：‘吾誓不作总统’。及叛迹已露，中外咸知，袁氏犹曰：‘公等若再以帝制相迫，则我必逃英伦’。竟言犹在耳，今竟何如？是谓不信。辛壬之际，义旅同兴，争冒死以图功，更举国以相授。袁氏之有今日，伊谁之力？乃动矜禅让，横肆诛夷，谓不杀于嫌则此举无名，谓苟无曹瞒，则几人称帝？功反为罪，生者之力已冤；死而有知，地下之目岂 瞑，是谓不让。又若财权集于内府，计部徒建空名，大借款以 盐 税抵押，用途始终秘密。长芦远盐公司独占商利，垄断闻亦同登。袁乃宽、梁士诒、张镇芳，袁氏之聚 斂 臣也；交通银行袁氏之外府也。甚至以一国之元首，而寄私财于他邦，腾笑外人，贻羞当世，其寡廉鲜耻有如此者。尤可异者，显违亲训，陌视孔怀，乖戾已深，本实先拨。官门喋血，患已伏于隐微；斗尺寻仇，祸恐烈于典午。彼宗且覆，吾国何存？哀我无告之人民，忍与昏 暴而俱尽者哉。昔者董逃未唱，关东州郡同盟；莽窃初成，两河义军并起。今袁氏之罪，更浮于二凶；民国之危，尤甚于季汉。而且孙皓与下多忌，祖约偏 阬 不仁，孟津之八百不期，牧野之三千愈奋，斯其时也。各省军民长官为共和官吏，实系共和安危，必能挥士行之义旗，标茂弘之大节，举足轻重，立判存亡。其有海内顾厨，先朝 耆 硕，在昔首阳贬节，原知心在国家；于今大盗潜移，宁肯助其乱逆。谅同义愤，请共驱除。至南阳旧部，新室故人，谁非国人，岂任私匿。况悲凉风于 斛 律，划地难除；感大树之 飘 零，长城已坏。难共忧患，请视韩彭，其必有倒戈以图奋袂而起者乎？自余各界人士，虽未与人军师之谋，应念兴亡有责之义，则匹夫蹈海，义感邦居，小吏登坛，节厉群后，于古有之，是

所望也。尧等痛念阽危，诚发宵寐，力虽穷于填海，志不挫于移山。请负弩以先驱，冀鼓桴之相应，将与摧公路之枯骨，走杨越之居尸，义声播而黄河清，大旆指而幽云卷。然后保固有之民国，定再造之旧邦，解此倒悬，绵我华胄，天下自此定矣，诸公其有意乎？乃若冀延漏刻，眷恋穷城，等防后之稽诛，效蜚廉之死紂。则师直为壮，助顺者天，何枯朽之能安，将声名之并裂，幸勿贻悔于他日，庶其有感于斯文。唐继尧、蔡锷、李烈钧、任可澄、刘显世、戴戡；军政全体同叩感（27日）印。

同时，唐、蔡、李、程、戴、任以及其他诸人，同至五华山开武亭歃血为盟。

第一军蔡锷部统率四个梯团：第一梯团长刘云峰，率领邓泰中、杨蔡两个支队，第二梯团长赵又新，率领董鸿勋、何海清两支队；第三梯团长顾品珍，率领禄国藩、朱德两支队；第四梯团长戴戡，率领熊其勋、王文华两支队，向四川出发。

第二军李烈钧部，统率三个梯团：第一梯团长张开儒，率领钱开甲、盛荣超两支队，第二梯团长方声涛，率领黄永社、马为麟两支队；第三梯团长何国钧，率领林开武、王锡吉两支队，向两广出发。

唐继尧所兼的第三军，统率赵钟奇、韩凤楼、刘祖武、庾恩畅、叶荃等五个梯团为留守部队，坐镇后方，相机增援。

又任黄毓成为挺进军司令，统率第一纵队司令杨杰，第二纵队司令叶成林，在滇桂边境游击，相机挺进。

护国军编整布置以后，当即分批分路出发，义旗高举，全国震动。

蔡军第一梯团刘云峰部到达川边捧印村，即与袁军伍祥祜部

前卫接触，敌军退至横江，即设防抵抗，刘部进攻后，即占领横江。敌军退回宜宾固守，邓支队在长江南岸向敌佯攻，杨支队遂迂回强渡过江，敌守军白树溪部，退回宜宾，邓支队随即渡江与杨支队会合，进攻宜宾城。伍祥祜部不战而放弃宜宾，退到岷江北岸吊黄楼一带防守。

邓杨两支队占领宜宾后，又向前推进，敌军又退至双鹤场一带固守待援。在这一带战斗甚为激烈，双方伤亡颇重。此时，袁军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增援上来，敌人大占优势，邓、杨两支队支持不住，退回宜宾。冯玉祥部跟踪猛攻，宜宾本不易防守，遂退回江南岸整补。冯玉祥部重新占领宜宾。冯本入城后，曾亲自到医院抚慰护国军负伤的官兵。

蔡锷亲自率领的赵又新、顾品珍两个梯团，行军到四川的永宁县，驻防该地的川军第二师刘存厚部，通电响应护国军，因此没有战斗，全军向纳溪及泸州挺进。先头部队抵达纳溪时，袁军曹锟、张敬尧部已经在蓝田坝和棉花埂一带布防，构筑了 3 道坚固防线，采取守势。蔡军在纳溪集中后，即在纳溪河上架设浮桥通过进攻，大战于是开始，鏖战 20 余日，昼夜反复冲杀，双方伤亡甚众，而胜负未分（右翼军戴戡梯团此时已经进抵松坎、九盘子一带，正与袁军李长泰所部接触，战斗也很激烈）。当时情况非常紧张严重，由昆明到前方有 2000 多里路程，后方补给困难，援军、弹药一时不能赶到，只有自己艰苦支撑。此时，占领宜宾的冯玉祥忽然密派亲信少校参谋张之江赶来纳溪，向蔡表示：第十六混成旅决心响应护国军的讨袁义举，到适当的时机和地点，即可通电表明态度。蔡闻之，非常高兴，对张之江奖勉优待。但蔡对这突如其来事，仍在半信半疑之间。当晚，张即星夜返回宜宾城。

此时，四川陈宦正计划攻滇，电调冯玉祥回成都面授机宜。

冯遂借此将占领宜宾的部队撤到龙泉驿集中，放弃了宜宾。邓、杨两支队接到情报，就重新过江入城。冯到成都后，陈宦要他担任攻云南的任务，冯满口接受，而且表示愿意限期两个月攻占昆明，陈宦坚信不疑，非常欣喜。

广东将军龙济光奉袁世凯之命，派其兄 觐光为“云南查办使”，乘我大军四出，内部空虚，一面率所部由广西进犯（当时广西尚未独立），一面令其子弟及乡人，在蒙自之逢春岭募兵招匪，以为内应。其党羽龙体乾、赵樾，黄恩锡等竟公然起兵，于民国五年三月初袭陷个旧、蒙自，进扰临安、邱北、弥勒，其势汹汹。我入桂之第二军，与龙 觐光部迭战于滇桂边境。3月9日，敌陷剥隘，12日，陷广南。唐继尧急调挺进军黄毓成部由贵州经黄草坝星夜赶回，绕道北面，与敌战于坡脚、西隆、黄南等地，破其主力，恢复剥、广，进而收复百色，截其后路。与此同时，唐又派赵世铭、马为麟率部南下，会同刘祖武部分头击溃迤南各股匪党，收复个、蒙；派唐继虞部北上，驱除杨匪。龙 觐光所部桂军又复倒戈，处此困境，乃向我求和。广西独立后，龙亦不得不加入护国军。至此，桂境无战事。

在四川的冯玉祥部，借进攻云南为名，率其所部出发，未向云南方向前进，反而向北开拔，行军到广源县，即通电响应护国军，脱离陈宦。陈宦以变生肘腋，惊惶失措，急电袁世凯请求取消帝制。在湖南的汤芑铭也和陈宦一样通电向袁请求。陈、汤两人均系袁的心腹，又是南方重要的支持力量，一旦转变，实非他始料所及。袁当时正在病中，得此消息后，病势加重，有人说这就是袁世凯致死的原因。

在纳溪方面，蔡军正在艰苦战斗中，忽然袁军曹锟、张敬尧派人向蔡洽商，请求暂时停战一星期（有人说是一个月）。蔡在紧张吃重的情况下，自然就接受了，借此机会才将部队调到纳溪

后方大州驿，整补休息。到了期限届满，袁军又请求延缓一星期，蔡又同意，但声明说：“以后不能再延期了。”第二次期满后，曹、张没有表示，蔡即下令进攻。阵地棉花埂，以这一带地形看，埂长有二十余里，右翼又靠长江，正面进攻是比较困难的，故放弃正面，向敌军左翼迂回。正在此时，北京宣布袁世凯业已病故。曹、张无心再战，宣告撤兵，放弃了泸州、重庆一带，退到武汉去了。至此，云南护国起义之目的已达，中华民国共和国体因而再造。

因陈宦还在成都，蔡又率兵进攻成都。陈无心恋战，遂离川北上。蔡即不战而进成都，主持了四川军政善后事宜。后因劳苦过甚，旧疾复发，电向唐继尧辞去护国第一军长职务，赴日本就医。四川军政，由其参谋长罗佩金代理。以后蔡就病故于日本。

袁世凯既丧失元首资格，北京政府当然不能复认为民国政府。最初护国军以军政府名义对内对外发布一切文告。按临时约法规定，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，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。但副总统黎元洪身陷贼围，不能行使这项职权。这时，军政大计，不可无人主持，遂由独立各省商定，于5月8日组设军务院于广东肇庆，以执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职权。公推唐继尧为抚军长，岑春煊为抚军副长，梁启超、刘显世、陆荣廷、陈炯明、吕公望、龙济光、汤芑铭、蔡锷、李烈钧、戴戡、罗佩金、李鼎新、刘存厚等为抚军，并以梁启超兼任政务委员长。军务院成立后，主要大事为恢复约法、恢复国会及黎元洪继任总统。护国军提出的主要条款都已完全达到。唐继尧与各抚军商定，于7月14日通电中外，将军务院宣告撤销。

由上述护国军出师讨袁后的各路的简要战况来看，当时在军事上几乎造成了云南的危险局面。但嗣后所以能转危为安，转败为胜，这与在四川方面的冯玉祥和广西方面的陆荣廷的响应不无

关系。但主要的原因，完全由于护国军堂堂正义之师，反封建帝制，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，有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，政治上就首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条件。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“战争的决定因素在于人”。这英明的论断，由这件事也得到了证实。

回忆当时袁氏盗窃国政后，大权在握，威势烜赫。自江西李烈钧、四川熊克武民二革命失败后，筹安会成立之际，各省军政大员闻之无敢非议者。云南是一个贫瘠省份，向受协饷的补助。自护国军兴，支出剧增，除李烈钧助饷 20 万元外，其他毫无外援。以一省之力，当此重任，只有一面发行公债，以济急需，一面悉索敝赋，全力以供护国军之用。当日云南人民负担之重，可想而知。

护国成功后，梁启超曾对人谈，护国起义，“蔡锷是主动的，唐继尧是被动的”。未参与其事而不明真象的人，包括少数在外对唐不满的滇人，也随声附和，歪曲史实。甚至当时的教育当局，不加审查研究，把这种说法载之于学校教科书中。

梁启超先生是一代名人，向为世所推崇，然歪曲护国史实，似有欠公正之处。蔡松坡先生智勇兼全，又在军事方面备极辛劳，泸纳苦战数月，击败强敌，此种丰功伟绩，足以彪炳史册。我对唐、蔡两公，均尊为前辈，且为我之直接长官，当时我位居中下级干部，未尝一日离开军旅，故略知其梗概，特将当时耳闻目见的事实简述如上。但因年深日久，又全凭个人记忆之所及，难免有遗漏舛误之处，尚盼与事诸友，予以指正。

我以为，论当时护国之能成为事实，非有人民为基础和一切物质基础不可，即是时势造英雄也。若仅以唐、蔡两人较论，唐是拥有云南省之军政实权者，苟唐不主动或不坚决，如此重大事件，岂能仅凭口舌获得成功。